

# 中国与美国：谁是 当代国际秩序的 挑战者？<sup>\*</sup>

● 张家栋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新兴大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因为新兴大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往往是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变量。在这种逻辑中，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现有力量对比状态之下的一种国际结构，改变力量对比状态就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事实上，国际秩序虽然建立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或均势基础之上，但是其本质内容却是国际秩序内各国在行为准则、行为方式等方面达成的共识。一国的国际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一国是否是这个秩序的挑战者，其标准并非这个国家的力量变化（既然力量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合法的、合理的），而是这个国家对待国际共识的态度。基于此，中国的

---

\*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成果。

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相应地也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如果中国认为自己可以从目前的国际秩序获取利益，愿意不断规范自身行为，就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相反，美国虽然是霸权国家，但是由于它从目前秩序中所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已基本穷尽，从而试图打破现有国际关系准则，在中国等所谓“挑战国家”构成威胁之前，对现有国际秩序建造重建。所以，霸权国家也有可能堕落，从而成为一个挑战现状的国家。<sup>①</sup>

## 一、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石

关于国际秩序的设计和安排，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价值取向，或者说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为了构筑一种自认为良好的国际秩序而出现的。因此，国际秩序问题不仅仅是国际问题研究的起点，实际上也是研究的归宿。

关于国际秩序，不同的理论和学者有着大致相同又相互区别的认识。雷蒙·阿隆认为“秩序”具有五种不同含义：现实的任何有规则的安排、各组成部分的有序关系、生存的最低要求、共存的最低条件、舒适生活的必要环境。一般人们认为世

---

<sup>①</sup> 可以将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国家分为三个层次：王权国家、霸权国家和强权国家。王权国家以“王道”为最高指南，文化思想是其权力的主要来源，武力只起辅助性作用。这种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霸权国家虽然有思想和制度上的吸引力，但是其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武力。相比之下，强权国家更偏重于武力，文化和思想上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并且为国际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大大下降，从而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强大的掠夺者。目前，美国就处于从霸权国家向强权国家的堕落过程之中。

界秩序是国际社会成员国相互共存的最低条件，是国家和国际社会所作的旨在维护全球合作和世界稳定的一种公正合理的安排。<sup>①</sup>

关于秩序的产生，理想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国际规则、成立国际机构来实现；而现实主义学派坚持传统的实力决定论原理，认为国际关系是围绕“权力”和“利益”展开的争斗活动，国际秩序便蕴含在强者征服弱者后根据实力大小所作的利益分配方案和计划之中。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世界秩序的创造和维持，需要通过思想、物质能力、机构以及国家体制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来共同完成。<sup>②</sup> 有中国学者认为，国际秩序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相对稳定性、基于大国力量对比而形成的国际体制、为各行为主体认同或服从的基本原则、秩序规范下各行为体必须遵守的规则、对于破坏秩序行为的惩罚、决策机构和动作程序。<sup>③</sup>

总而言之，国际秩序一般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国际格局，即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对比状态，构成了国际秩序在物质层面上的基础；第二，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并遵循的一套国际行为机制和保障机制；第三，机制性的协商平台；第四，世界大国对核心国际理念的认同。

① [日] 星野昭吉、刘小林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7. 转引自：刘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及其治理机制”，《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28页。

③ 刘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及其治理机制”，《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28—29页。

表 1 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秩序	格局/结构	活动场所	行为规范	对规范的认同
国际秩序	国际格局	机制性的协商平台	国际行为体制和保障机制	世界主要国家对核心国际理念的认同
当代国际秩序	一超多强	联合国为中心的协商机制	国际公约为中心的国际法体系	和平与发展理念，政治外交手段优先
判断国家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标准	相对力量变化状况	对国际组织的态度	对国际法的态度	战略意图

表 1 表现出从秩序、国际秩序、当代国际秩序再到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代国际秩序有四个基石：

第一，在国际格局方面，虽然美国一超独霸，但是其他大国基于战略核力量之上的恐怖均衡仍然有效，对任何国家、包括霸权国家的行为都起到约束作用。<sup>①</sup> 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中，

<sup>①</sup> 冷战后虽然核武器有向所谓“无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趋势，但是不遭受其他国家的核报复是任何国家制定、执行外交政策的底线，核威慑对于国家行为体仍然是有效的。

在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格局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偏离和差异。在政治上，由于安理会拥有 5 个常任理事国，在 5 个国家之间可以出现相互制衡关系，并且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也会对霸权国家和大国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在经济方面，虽然美国仍然是国民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但一方面欧盟和日本的经济总量足以制衡美国，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增长正在纠正国际经济格局的不平衡局面。所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方面，美国并不存在绝对的霸权优势。美国的优势地位主要体现在金融和军事领域，特别是在军事方面，随着苏联的解体，欧盟国家对建立军事力量、使用军事力量的兴趣日益淡漠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美国的军事优势还在扩大之中。

第二，在国际行为机制和保障机制方面，当代国际秩序存在着以诸国际公约为中心的国际法体系，为当代世界的主要国际行为提供了准则和合法性依据。

第三，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体系，为各种协调、磋商提供了制度性平台。目前，联合国有 192 个成员，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合国共识，即使是“最小、最无足轻重的成员国也感到它们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sup>①</sup> 并且，越是弱小的国家，就越感到联合国对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作用。

第四，联合国大多数成员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政治、外交手段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联合国安理会是国家间武力使用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sup>①</sup>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24 页。

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就是指对上述任一部分的挑战。但是，每种挑战的原因和动机并不尽相同。从对国际格局的挑战来看，任何国家力量超出现有比例关系的变化都是一种挑战，但是由于力量对比变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所以这种挑战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由于对所谓的挑战者来说，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会构成挑战，所以这种挑战实质上是非故意的、无敌意的。但是，对其他三个方面的挑战则不然，涉及一个国家对现行秩序的认识和态度，是主动的、敌意的挑战。

从国家层面来看，与国际秩序的四个组成部分相对应，其国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力量变化状况、国际行为实践（包括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以及战略意图三个方面。

总而言之，一个国家在这三个方面的作为和表现，是判断该国是否是这一秩序的挑战者的主要标准，而不在于它是新兴大国还是既得利益国家。中国固然可能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但是美国对目前的秩序和美国的行为空间也未必十分满意。因此，美国才会将 21 世纪的头 20 年视为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其他国家的力量增长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之前，改变国际行为规范和结构形式，为维护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提前布局谋篇。

## 二、中国对美国：经济力量比较

从表 2 所示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康乾盛世以来的又一个上升期，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额中的比例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增加了一倍。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则比较平稳，仍然维持在占总量的 20% 以上。（见表 2）

表 2 世界 GDP 分布 (1700—1995) 年 (%)

	1700 年	1820 年	1890 年	1952 年	1978 年	1995 年
中国	23.1	32.4	13.2	5.0	5.0	10.9
印度	22.6	15.7	11.0	3.8	3.4	4.6
日本	4.5	3.0	2.5	3.4	7.7	8.4
欧洲	23.3	26.6	40.3	29.7	27.9	23.8
美国	0.0	1.8	13.8	28.4	21.8	20.9
苏联/俄罗斯	3.2	4.8	6.3	8.7	9.2	2.2

资料来源：[http://www.ggd.c.net/maddison/China\\_book/Chap\\_2\\_tables/Table2.2ab.pdf](http://www.ggd.c.net/maddison/China_book/Chap_2_tables/Table2.2ab.pdf)

注：此表中数据是根据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与以美元为单位、按名义汇率表示的 GDP 数值之间有很大差异。

表 3 反映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从 1820—1978 年的近 160 年间，是中国经济最为衰败的时期，长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自从建国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除 1952—1978 年间外，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虽然表 2 显示出了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势头，但是从表 3 来看，在过去 160 年间造成的落后状况，不大可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得到有效、全方位的纠正。

表 3 世界 GDP 增长率，1700—1995 年（年度平均增长率%）

	1700—1820	1820—1952	1952—1978	1978—1995
中国	0.85	0.22	4.40	7.49
印度	0.26	0.54	4.02	4.63
日本	0.21	1.74	7.85	3.21
欧洲	0.68	1.71	4.27	1.74
美国	2.57	3.78	3.46	2.47
苏联/俄罗斯	0.86	2.08	4.75	-5.56
世界	0.57	1.62	4.52	2.70

资料来源：[http://www.ggdnc.net/maddison/China\\_book/Chapter\\_2\\_tables/Table2.2ab.pdf](http://www.ggdnc.net/maddison/China_book/Chapter_2_tables/Table2.2ab.pdf)

2005 年 6 月 4 日，世界银行公布了其计算的 2005 年全球 GDP 排名情况，中国以 2.229 万亿美元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以微弱优势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是美国（12.455 万亿）GDP 的 18%。但是，在更能体现百姓贫富情况的人均 GDP 方面，中国人均 GDP 仅 1740 美元，排名全球 128 位，与 2004 年没有大的变化。<sup>①</sup> 所以，虽然许多数据表明，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够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增长，将在未来的 20—50 年间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程度，但是在经济发展的成本、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① 日本（4.505 万亿）、德国（2.781 万亿）、中国（2.229 万亿）、英国（2.192 万亿）、法国（2.110 万亿）、意大利（1.723 万亿）、西班牙（1.123 万亿）、加拿大（1.115 万亿）、印度（0.794 万亿），<http://cn.ibtimes.com/articles/20060706/05-gdp.htm>



绝对不是可以在朝夕之间填平的。

另外，美国的经济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其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方面，还体现在它与其他世界经济大国和重要地区之间的关系上。从表4可以看出，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来计算，包括西欧、北美、日本和其他西方分支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在内的西方阵营，虽然其人口在10亿左右，但是占有的GDP却在过去百年中一直在50%以上。这一巨大的优势也不是其他国家和群体可以在短时期内追赶的。

在经济力量的比较中，GDP概念的意义是比较有限的。霸权国家在经济方面主导世界事务的方式经历了如下变化：农业—工业主导→商业主导→金融主导。这样，一个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力量就表现在金融而不是工业生产领域，也不是在进出口贸易的数量或比例方面。霸权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优势，不仅仅可以实现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转换，甚至还可以长时期打破经济规律，以提供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代替提供最多的产品，以金融工具代替了传统经济掠夺的职能。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长期贸易赤字的同时，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国家。1975年，美国贸易盈余为124亿美元，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贸易顺差。1987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1533亿美元。1991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6018亿美元，进口6223亿美元，赤字205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为20%。1997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1100亿美元。1998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9590亿美元，进口11020亿美元，赤字1430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为29%。2000年，美

表 4 世界 GDP 地区分布 (1000—1998 年) (%)

	1000 年	1500 年	1820 年	1870 年	1913 年	1950 年	1973 年	1998 年
西欧	8.7	17.9	23.6	33.6	33.5	26.3	25.7	20.6
西方分支 (Offshoots)	0.7	0.5	1.9	10.2	21.7	30.6	25.3	25.1
日本	2.7	3.1	3.0	2.3	2.6	3.0	7.7	7.7
美日欧合计	12.1	21.5	28.5	46.1	57.8	59.9	58.7	53.4
亚洲(日本以外)	67.6	62.1	56.2	36.0	21.9	15.5	16.4	29.5
拉美	3.9	2.9	2.0	2.5	4.5	7.9	8.7	8.7
东欧和前苏联 国家	4.6	5.9	8.8	11.7	13.1	13.1	12.9	5.3
非洲	11.8	7.4	4.5	3.7	2.7	3.6	3.3	3.1
世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p. 127.

本文见于: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ipe/gdpchang-es.htm> 2006—7—31

国贸易赤字 3697 亿美元。2002 年, 美国贸易赤字 4180 亿美

元。2003年，美国贸易赤字达到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其中进口1.5万亿美元，出口只有大约1万亿美元。<sup>①</sup>

长期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导致美国经济像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那样的经济危机，反而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这一现象在事实上颠覆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正如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丹尼尔·格里斯沃德（Daniel T. Griswold）所言，美国贸易赤字与不公正的外国贸易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代表美国工业没有竞争力，更没有损害就业状况，对美国经济是有利而无害的。因为从1980年到1998年，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1%，但是贸易赤字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sup>②</sup> 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绝大部分的贸易顺差国家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

其次，美国的霸权地位部分是由于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最后也反作用于美国经济，给美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美元成为世界性货币，是与二战以后世界局势相关的。当时，国际贸易需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来提供美元作为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而其他国家为得到美元而近乎无偿地向美国提供商品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元被大大高估，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而获得了大量的货币发行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任何国家不

---

<sup>①</sup> [http://economics.about.com/od/foreigntrade/a/trade\\_deficit\\_h.htm](http://economics.about.com/od/foreigntrade/a/trade_deficit_h.htm)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chapters\\_preview/47/iie2644.pdf](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chapters_preview/47/iie2644.pdf)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4/02/13/national/main600034.shtml> 2006—8—2

<sup>②</sup> Daniel T. Griswold,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 S. Trade Deficit",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June 11, 1998. <http://www.cato.org/testimony/ct-dg061198.html> 2006—8—2

同，美国向其他国家筹措的资金不是“外汇”，而是本币美元。这样，在国际金融史上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一个债务国可以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既在资本项目上获益（减少债务），又在贸易项目上同时获益（增加出口）。仅仅在1985年3月到1986年3月间，通过美元的贬值美国就减少了大约1/3的债务。<sup>①</sup>日本、西欧、印度和中国这些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虽然早就成为美国的债主，但是不仅仅没有享受到债主的尊严，反而在政治、经济方面受到美国的严重制约。

再次，美国经济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在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商品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为了保障美国具有足够的购买力，美国必须选择储蓄率低的政策，而储蓄率低又会造成投资不足，从而可能引起经济衰退。这样，美国就必须发行国债、通过财政赤字政策来刺激投资。但是，如果美国不能吸引外国投资，那么其发行国债的政策将会挤占国内资金，造成储蓄率进一步下降。而要源源不断地吸引外来投资，就必须保障外国投资者有足够的美元，这就要求出现贸易赤字。这样，美国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通过财政赤字刺激国内投资<sup>②</sup>→通过扩大消费能力保住世界最大单一市场的地位<sup>③</sup>→通过强大的消费而出现的贸易赤字向外输出美元→通过发行国债、证券吸引外国

---

① 张宇燕：“通过美国看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1—2期，第17页。

② 美国财政赤字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经济政策。参见张晓堂：“评美国衰落论的四大经济支柱”，《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第69页。

③ 美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5%左右。参见刘建江：“是盈余还是赤字：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探析”，《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6期，第33页。

资本，实现美元回笼。

在这一循环中，美国需要保证外国向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所赚的钱不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与服务，而是用来购买美国的不动产、证券和政府债券，才能在不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缺口。<sup>①</sup> 这样，美国就像一个非常奇怪的经济动物：当其他国家努力通过出口产品、服务和资源来换取外汇的时候，美国却通过出口美元将国际市场上的生产和消费资料一扫而空。这样，美国在经济问题上是用外部失衡取代内部失衡，是用贸易赤字来取代财政赤字，<sup>②</sup> 用外国的高储蓄率来取代本国的低储蓄率<sup>③</sup>，其最后目标是用外国的钱从外国购买实际生产资源，支撑美国经济发展。

最后，要保障这种空前绝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必须实施一种独一无二的国家战略，才有可能使得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愿意接受“美元”而非其他货币，愿意用美元购买美国想卖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之所以出现对美元资产强烈需求的景观，是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高端技术所占有的优势固化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预期，以及美元的

---

① 张宇燕：“通过美国看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1—2期，第16页。

② 夏申：“走钢丝并不潇洒：评美国‘双赤字’”，《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3—4期，第13页。

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数据，美国吸引了其他国家1/6的储蓄。主要来源于日本、老欧洲和其他来源国家。Martin Wolf, “A dangerous huger for American assets”,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8, 2004. 本文见于江涌：“‘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与美国的金融陷阱”，《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53页。

储备地位致使投资者降低对美国的风险报酬有关。”<sup>①</sup> 总而言之，美国能够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安全”。这个安全意味着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消费市场，美国是国际投资者最安全的资本储蓄和运转场所。<sup>②</sup> 而只有当你与美国站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可能是安全的。

所以，美国经济模式的独特性，是与其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试想，如果出现另外一个像美国一样可以提供终极安全的国家，那么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将最终受到挑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将可能难以为继。这也是美国可以允许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实力，但是不允许它们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9·11”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才会成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因为这种恐怖事件可能会在根本上破坏美国的安全信念和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的安全信心。实际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逐渐倚重于经济活动的趋势相反，美国的经济生活却在日益的“安全化”，与军事安全日益密切地捆绑在一起。

### 三、中美军事力量比较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所言，军事

---

<sup>①</sup> 王义中：“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原因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6页。

<sup>②</sup>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投资的收益往往是递增的，而经济投资的收益则经常是递减的。

力量虽然是最昂贵和最危险的统治工具，但是同样也能够带来巨额的收益。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合法性资源的缺乏，强权高压的程度很高，军事力量有助于影响政治后果，是在所有影响背后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正因为此，亚当·斯密才会说，“国防比财富更重要”。<sup>①</sup> 所以，任何国家的大战略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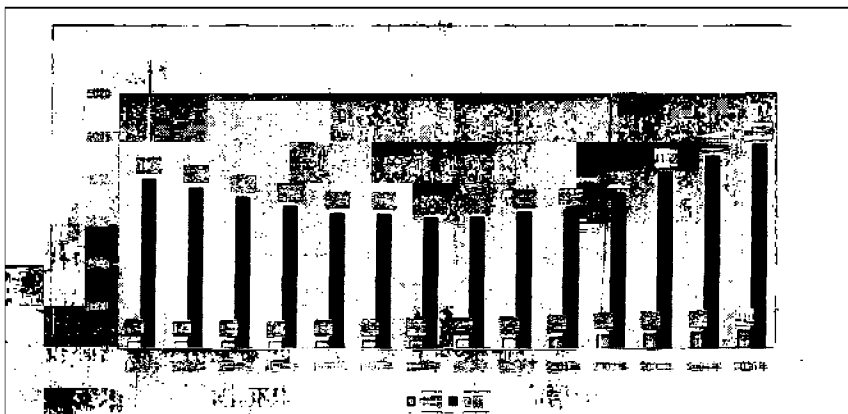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军费开支比较 (1992—2005)

资料来源：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http://www.sipri.org/contents/webmaster/databases> 2006—7—28 下载。

注：图中数据均按 2003 年不变价格

与军事力量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数量巨大但是军事力量虚弱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终将没有地位，并可能落到

<sup>①</sup> 罗伯特·阿特还认为，军事力量有三种政治用途：威慑、强迫和防御。威慑是防止敌人做某事，强迫是迫使敌人改变行为，防御是直接针对敌人的军事力量，保护自身免受敌人的损害。本文见于：罗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5 页。

落后挨打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5.5倍；1870年，中国GDP仍然高于英国。但是这并不妨碍英国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打败中国，并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所以，考察一个国家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最好的方式就是分析这个国家的军事状况。<sup>①</sup> 由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他很多部分是难以量化的因素，所以在这里作者仅就军费开支问题进行论述。

从图1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按名义汇率表示出来的军费开支是极端不成比例的，虽然从1994年开始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在增长，并且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比1994年超过了将近2倍，但是从来没有超过美国军费开支的1/12。这表明：中国的军费增长，如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样，是在极低水平之上的自然增长。在军事开支水平极其低下的状态之下，任何增长都将是非常显著的，这与一个国家、某个政府的政治模式和战略意图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在1992—2005年的14年间，中国军费总开支只相当于3190亿美元，与美国最低年份的军费开支相当，只及同期美国军费开支总额50859亿美元的6%。当然，1992年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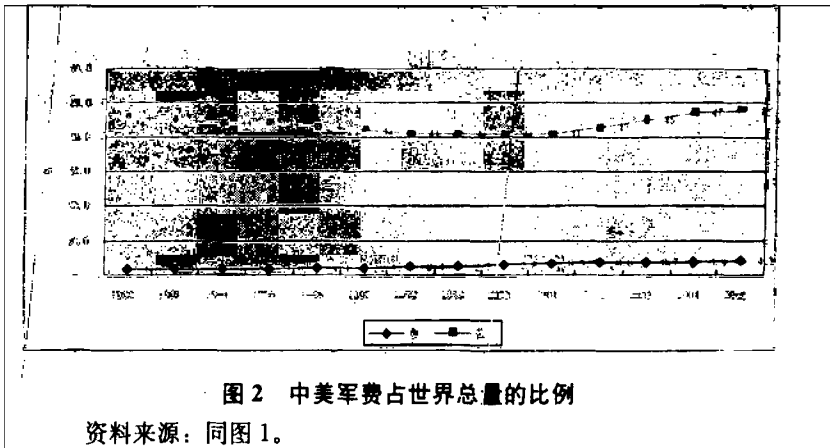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将军事力量与一个国家权力和安全等同起来，视为一个国家必须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虽然出现了淡化、弱化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军事力量仍然是目前考察国际关系、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并且，军事力量所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参见封永平：“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7—12页。



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军费开支的 4%，2005 年时上升到 8.5%；但是从绝对值上来看，美国 2005 年军费比 1992 年净增加 782 亿美元，超过中国同期平均年度军费的 2 倍左右。所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军费差距仍然在扩大。基于此，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假设：中美两国军备水平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

图 2 表示的是中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比例情况，这反映了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军事格局中的地位 and 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两国在军事开支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这种差距的长期积累，已经在中美军事力量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鸿沟。至少在中国常规军事力量，特别是远程投送能力方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没有面临中国的任何威胁。反之，美国的常规力量优势及其所产生的威胁，将长期成为中国的战略规划中不能回避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虽然在逻辑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基本上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主次不分。



如果说以名义汇率表示的军费开支，由于购买力的差异不能反映军事力量的真实状况，那么一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是判断一国是否具有军事暴力倾向的客观标准。从图3可以发现，从1992—200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一直高于中国。中国军费开支并没有超出历史水平，2004年的绝对数值虽然几乎是1992年时的3倍，但是占GDP的比例却下降了0.3%。与中国相比，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一直高于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所以，从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比中国更具有使用暴力工具的倾向和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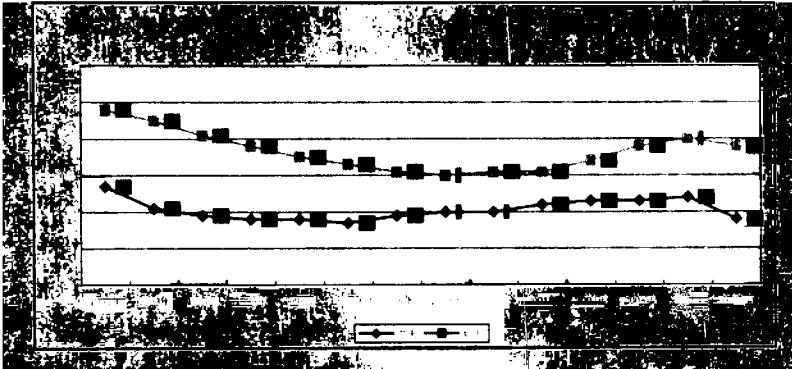


图3 中美军费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同图1。2005年军费开支同其他数据来源，GDP来自世界银行2006年度报告，比例为自己算出，与其他数据在标准上可能有所差异。

仅仅将中美两个国家的军费开支进行比较，还不能反映出国际军事格局的真实状况。1996年，美国军费相当于居

后的6大国的军费总和；1999年，美国军费相当于居后的7大国的总和；2000年，美国军费相当于居后的9大国的总和。<sup>①</sup>而到了2005年，世界军费开支达到1118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8%，占新增加部分的80%。根据名义汇率计算，美国2005年军费开支4782亿美元，超过排在其后的14个国家的总和（3616亿美元），几乎相当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总和；即使从购买力平价来看，美国2005年军费开支也相当于紧随其后的6个国家的总和。<sup>②</sup>一个国家在军事领域投入如此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开支上，还表现在军品出口等方面。2005年，在全球价值约4420亿美元的军火市场中，美国的出口额为1280亿美元，占29%，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sup>③</sup>

从以上关于军费支出的数据分析来看，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美国已经受到来自中国军事方面的威胁或挑战。相反，中国包括整个美国以外的世界，都生活在美国军事优势的阴影之下。早在2002年6月，美国就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主动地运用，而不是被动地运用；美国最终要依靠自己的意愿和军事实力，而不是自由世界的意愿和军

① 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② “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trends.html](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trends.html)

③ 第二位是法国，79亿美元，第三位是俄罗斯，74亿美元，美国遥遥领先。参见：“美国去年军火出口世界第一 印度成最大军购国”，<http://jczs.news.sina.com.cn/2006-10-30/0926407789.html>

事实力；美国不仅要主动地、单边地使用军事力量，还要全球性地运用。而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就是巩固、强化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打击任何试图挑战这一地位的企图，吓阻来自任何国家——包括其盟国在内——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企图。<sup>①</sup>

#### 四、中美国际行为比较

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主要包括一个国家对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和遵守国际准则的程度。目前情况下，在国际条约方面，主要与《核不扩散条约（NPT）》有关的条约和机制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在国际组织方面，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和功能是一个斗争要点。<sup>②</sup> 将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愿意接受现有秩序，也越来越被大部分国家所接受，正在日益融入国际

---

<sup>①</sup> 阮宗泽：“试析布什政府的国际秩序观”，《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8 页。

<sup>②</sup> 在本文中，作者选择联合国安理会而非联合国大会作为案例，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数量太过庞杂，统计上有很多困难，而安理会的投票特别是否决票比较容易统计。第二，安理会的成员包括了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以及各地区的重要代表国家，数量虽然有限但是仍然很有代表性。另外，安理会还是最重要的安全事务机构，更能体现出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而在联合国大会中，由于很多小国家也拥有同大国一样的表决权，反而体现不出真实的国际愿望。另外，从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来看，人们一般更倾向于将安理会否决权的使用与否视为这个国家与国际意志关系的简单标尺。

社会<sup>①</sup>；而美国则不断从“被邀请的霸权”转变为“自封的世界警察”，其行为与国际社会中大部分国家的期待和认同愈益背离。

### (一) 中美两国在安理会表决中的表现

联合国安理会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安全机构，有发动出于反侵略目的或维护人类安全目的的战争的权力。其成员构成不仅仅反映了传统的力量格局，包括二战期间为人类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5个国家；其非常任理事国的设立，也使得各地区国家都得以参与到安理会的决策中来。虽然在安理会决议的表达过程中，“五常”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但是对否决权的运用却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待国际社会主流认识的态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使用的否决权越多，就意味着它对这个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就越高。

表5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使用状况 (1945—2006年7月)

	1946— 1950年	1951— 1960年	1961— 1970年	1971— 1980年	1981— 1990年	1991— 2000年	2001— 2006年	合计	单独否 决次数
苏/俄	51	44	13	9	2	2	1	122	120
美国	0	0	1	21	47	3	10	82	59

<sup>①</sup> 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参见：江忆恩 (Alastir Iain Johnston)：“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48—53页。

续表

	1946— 1950年	1951— 1960年	1961— 1970年	1971— 1980年	1981— 1990年	1991— 2000年	2001— 2006年	合计	单独否 决次数
英国	0	2	3	12	15	0	0	32	7
法国	2	2	0	7	7	0	0	18	2
中国	0	1	0	2	0	2	0	5	4
合计	53	49	17	51	71	7	11	259	192
被否决 提案数	52	47	16	37	49	7	11	219	192

资料来源：“Subject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Vetoes”，<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membership/veto/vetosubj.htm>

注：1946年1月16日，苏联首次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这也是安理会决议第一次被否决。美国于1970年3月17日首次使用否决权。2006年数据截至7月23日（美国否决了谴责以色列轰炸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观察员的决议案）。

从表5可以发现，从1945—2006年7月，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总共使用过259次否决权，共有219个安理会决议案被否决。其中苏联/俄罗斯投了122次否决票（俄罗斯3次），而美国则投了82次否决票。从绝对数量上看，前苏联显然比美国更偏离国际主流社会，而美国则比中国对国际社会更有意见。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对待安理会决议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但美国直到1970年才首次使用否决权。一旦美国开始使用否决，很快就取代了苏联“不先生”的地位。从1971年开始

到 2006 年 7 月，“五常”共使用了 140 次否决权，其中美国就有 81 次，占总数的 58%；美国共否决了 81 个安理会决议，占同期总数 104 个的 78%（其中的部分否决是在英国和法国的配合下共同做出的），平均每年否决 2.25 个安理会决议。

并且，美国使用否决权的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强。在 1970—1990 年美国行使的 69 次否决中，有 12 次是与英国和法国共同做出的，有 2 次是在英国的单独配合下做出的；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否决权全部是单独行使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行使否决权达 13 次，占同期总数（18 次）的 72%；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不到 6 年间，美国共使用 10 次否决权，占总数 11 次的 91%。（具体数据参见表 5）2006 年 7 月 17—23 日，美国就在安理会 2 次独家否决了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

与美国和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比，中国在安理会使用的否决权次数最少，只有 5 次，并且其分布和原由也表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程度非常之低。在这 5 次否决票中，中国台湾当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否决过 1 次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决议案；1972 年中国使用过 2 次，一次否决了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一次与前苏联共同否决涉及破坏 1967 年中东停火问题的决议；剩下的 2 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主要都涉及到一些与台湾方面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表明，中国对于否决权的使用一直是非常谨慎、内敛的。

美国则不然，由于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在安理会表决中的单边主义作风由来已久，尔今为甚。自从 1972 年第一次在不利于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投否决票以后，至今单单因为以色列

的否决票就使用了 42 次，占美国否决票总数的 51%。<sup>①</sup>而且，美国的这些否决票全部是一国单独做出的。另外，美国还是冷战后唯一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2 次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前南斯拉夫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国家。这表明：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安理会视为其外交工具的一部分，而非一个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权威机构。即使美国试图与其他成员国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这种磋商其实也只是告诉对方美国的政策，而不顾对方是否同意，美国一般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美国在安理会的行为，表现出了美国敢于与整个国际社会做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 （二）中美两国对待不扩散机制的态度

中国对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在过去的 40 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中国从批评、抵制转变为今天的积极参与甚至谋求发挥主导性作用。

首先，在核不扩散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化最为明显。1963 年 7 月，美、苏、英三国缔结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又称《部分核禁试条约》），中国把这个条约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来维护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友好国家的核讹诈地位的一个工具。1968 年美、苏、英和其他 59 个国家缔结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又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时，中国仍以批判为主，认

---

<sup>①</sup> “Subject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Vetoes”, <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membership/veto/vetosubj.htm>



为这是美苏强加给无核国家的条约。从1978年开始,中国对国际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参加了联合国的裁军特别会议,并开始事实上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有关规定,并公布了中国的“三不”政策。<sup>①</sup>1992年3月,中国政府签署了NPT,从而完成了在核不扩散问题的法律转变。2002年底,中国对战略武器出口控制实施了大规模改革,并以此为契机于2004年5月加入了“核供应国集团”<sup>②</sup>。

其次,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配合日益密切。1984年1月,中国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1985年,中国宣布自愿将部分民用核设施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保障监督;1988年,中国与IAEA签订了自愿保障监督协定;1991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中国向无核国家出口或从无核国家进口大于1公斤有效核材料的情况;1993年7月,中国正式承诺,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所有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非核材料的进出口情况;1998年9月,中国完成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缔结旨在加强现有保障监督体系有效性(“93+2计划”)议定书的谈判,并于同年年底签署了该议定书。

再次,中国创立了不断完善的国内核出口控制法规体系。

---

<sup>①</sup> 1984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第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中国不参加“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三不政策为中国不主张核扩散、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

<sup>②</sup>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简称NSG, 成立于1975年, 是一个由拥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对核出口实行控制的非正式国际组织, 对敏感项目及其相关技术的出口进行严格控制。

1993年1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控制清单上列出了重水以及一些双用途物项；1994年，中国颁布了《对外贸易法》，开始就敏感的双用途物项进行分类，为建立出口控制体制做了一定准备；1997年5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国核出口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与核有关的双用途物项的出口做出了严格规定，附有与“核供应国集团”相同的双用途控制清单；1997年9月10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国的“核出口三原则”<sup>①</sup>，参考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核出口控制清单制定了中国的《核出口管制清单》<sup>②</sup>，对核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1998年6月10日，中国颁布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国家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

最后，中国还加强了对核武器运载工具及其相关技术的控制与管理。自1991年起，中国开始逐步单方面承担《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的部分义务；1992年2月，中国正式承诺遵守MTCR的准则和参数；1994年10月4日，中国在中美两国外长《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承担了不出口“内在性能”至少达到300公里射程和500公斤有效载荷的地对地导弹的义务；1997年10月，中国颁布了《中华

---

① 1995年4月18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上说，中国的核出口遵循三项原则，仅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未经中国允许不得向第三国转让。

② 该管制清单与依据《核不扩散条约》成立的“桑戈委员会”(又称“核出口国委员会”)的“触发清单”相同。

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正式确认了武器转让的三原则<sup>①</sup>；1998年6月，《中美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有关对印、巴的核和导弹出口加以控制的问题；<sup>②</sup>2002年8月25日，中国政府颁布了《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管制清单》。

另外，中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条约或公约，主要有：《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南极条约》、《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中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中国高度重视这些国际法律文件对促进国际军控与裁军的积极作用，严肃认真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中国代表团正在积极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工作。1984年，中国参加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认真、全面地履行所承担的公约义务。1987年以来，中国一直按该公约审议会的

① 三原则为：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的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接受国的内政。

② 声明中说，中美的政策是“防止出口可能会以任何方式帮助印、巴的核武器计划或运载此类核武器的弹道导弹计划的设备、材料及技术。”

决定，逐年向联合国报告与公约有关的资料 and 情况。

上述看似无味的事实展现了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不扩散问题的政策变迁。虽然这并不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合乎西方标准的成员，但是至少在不扩散问题上，中国不仅仅加入了大部分的不扩散条约、加入了主要的不扩散机构，并且表达了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意向，并努力与“澳大利亚集团”<sup>①</sup>和“瓦森纳安排”<sup>②</sup>等不扩散机制接触。这不仅表明中国正在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表明积极参与并保护国际防扩散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应有之意。<sup>③</sup>

与中国相比，美国一方面是当代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主要创始国家和支持国家，但同时也是很多不扩散机制的挑战国家。

首先，美国拒绝签署一些重要的不扩散条约。美国退出

---

① “澳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简称 AG）成立于 1985 年，有 38 个成员国，是一个自愿的非正式出口控制机制，旨在通过协调成员国的出口控制，限制生化武器及其相关技术、设备、知识的扩散。中国没有加入这一集团，但是中国的出口控制法已与其指导原则和控制清单取得了一致。

② “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正式成立于 1996 年，是一自愿的武器出口控制机制，现有 34 个成员国，旨在通过信息通报机制，提高常规武器、敏感两用物项及技术转让方面的透明度。中国长期视其为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的残留变体，但是近来态度有所转变，2004 年 4 月中国与“瓦森纳安排”进行了首次对话，中国常规武器的出口控制越来越与“瓦森纳安排”趋于一致。

③ 这一点也得到西方研究人员的认可。参见 Scott Jones, “China forms its strategic exports control regim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pril, 2005.

《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条约, 破坏了美苏/美俄关于核军控的努力; 拒绝接受《全面禁止核弹试验条约》, 反对根据《生物武器公约》进行核查的协议。

其次, 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中执行多重标准, 试图使核不扩散体系沦为自己的御用工具。将美国在伊朗、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与对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核武器的态度相比, 可以发现美国在实施着四种政策: 美国通过与印度签订民用核合作协议, 事实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地位, 从而在根本上挑战了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基础; 对于巴基斯坦, 美国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因为巴基斯坦既不像印度那样强大、具有战略意义, 又不像朝鲜、伊朗那样孤立、危险; 而对于以色列, 这个据说拥有数百枚核武器的国家, 美国不但不向其施加压力, 还在安理会为它使用几十次否决权, 连个“核问题”都不存在; 而对于朝鲜和伊朗可能存在的核武器项目, 则要坚决除之而后快。<sup>①</sup>

再次, 美国为了自己的长远战略考虑, 已经在事实上破坏了 NPT 的权威。美国虽然是 NPT 的创建国之一, 但是 2006 年 3 月, 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合作协议, 违反了 NPT 成员国不与非成员国进行核合作的规定。这在事实上承认了印度这个非法核国家的合法地位。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法 (NPT 为

<sup>①</sup> 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包润石 (Richard Boucher) 2006 年 9 月 11 日在柏林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 (Steinmeier) 会晤时表示, 因为伊朗和印度的行为不同, 所以美国应该在核问题上对印度和伊朗持双重标准。参见: “美国承认在核问题上对伊朗和印度持双重标准”, <http://news.beelink.com.cn/20060911/2143902.shtml> 2006—10—26

主)，还违背了美国关于原子能合作的国内立法。<sup>①</sup>

最后，从近年来在不扩散问题上的实践来看，美国越来越不愿意遵守核不扩散规则和国际共识。美国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大力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部署，放弃《反导条约》，贬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拒绝做出最终裁减销毁核武器的承诺。<sup>②</sup> 这表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根据现行规则行事，表现出明显的挑战者形象。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为了保障行为自由，美国常常与国际多边机制保持一定距离。<sup>③</sup> 现在，美国违背国际社会将太空非武器化的普遍要求，正在试图将太空变成未来的战场，而不仅仅是弹道武器的路径或信息情报的来源。<sup>④</sup>

所以，比较中国与美国在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与态度可以发现，目前国际不扩散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反而来自其核心国家美国。规则意味着约束，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遵守，否则

---

① 美国依据 1954 年出台的管制有关核物资与技术出口的《原子能法案》规定，不得向印度出售民用核能技术。

② 樊吉社：“核不扩散体系的尴尬”，《人民日报》，2006 年 03 月 16 日，第 7 版。

③ Edward C. Luck, *Mixed Messages: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19 — 1999*,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 284.

④ 2001 年，美国的《四年防务报告》就说：“美国的目标不仅是保证自己开发太空军事用途的能力，同时还要防止对手开发太空武器的能力。”2006 年，美国又一份《四年防务报告》将提升太空作战能力列为美军今后的重点发展方向。在美国 2006 财年军费预算中，用于太空武器研发的费用达 230 亿美元。参见：“西方乱猜中国太空战略”，《环球时报》，2006 年 8 月 4 日，总第 1218 期，第 16 版。

这个游戏就可能进行不下去。特别是来自霸权国家的挑战，将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当代国际不扩散秩序。

### （三）中美两国对待其他国际条约的态度

中国政府曾经是当代国际秩序的批评者或者挑战者，很少加入国际组织，也很少签署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条约。但是自从改革开放政策被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以后，这种对现行秩序的超脱姿态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从1977年到1995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21个增加到51个，加入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71个增加到1013个。从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言，中国达到了相关国家加入数量的80%；到90年代中期，中国签署的有关国际武器控制类协议占总数的80%。<sup>①</sup> 将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与美国相比可以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就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80%，相当于美国的80%。<sup>②</sup>

在签署的国际条约方面，中国也体现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状态。截止2005年，中国共加入了270个多边国际公约或条约，<sup>③</sup> 占现存多边国际公约中的绝大部分。另外一些中国虽

① 《国际组织年鉴》2000/2001。转引自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Spring 2003, pp. 13—14.

② <http://www.southcn.com/finance/nfcm/200607190674.htm>.

③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一览表（截至2004年12月）”，<http://www.fmprc.gov.cn/chn/wjb/zjg/tyfls/tfsczkzk/zgcjddbty/t70814.htm> 和 “2005年中国采取行动的多边条约一览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jg/tyfls/tfsczkzk/zgcjddbty/t237096.htm>.

然还没有签署的多边条约，如 MTCR 等，中国也在事实上遵守着这些公约的规定。仅仅在 2005 年，中国完成签署、批准、核准、接受、加入等程序或对中国生效的多边公约共 12 项。<sup>①</sup>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程度也在不断加深。2002 年，中国缔结了 150 个双边条约；2003 年，中国缔结了 130 个双边条约；而在 2005 年，中国对外缔结的国家及政府间的主要双边条约、协定（或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约 370 项。<sup>②</sup>从 1987 年到 2005 年，仅仅在双边司法协助领域，中国就签署了 78 个条约。<sup>③</sup>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政府在签署和缔结条约方面比较谨慎，但是还没有主动退出、废除或违反过任何一个国际条约的纪录，并将越来越多的条约在国内法律化，已经完成了从批评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换，且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域和态度也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单纯注重政治性国际组织转向经济类国际组织，对一些地区合作和机制化建设也由消极向主动积极方向转变。<sup>④</sup>很显然，中国不是现行秩序的挑战者，更不是那个“强大但心怀不满的国家”。事实上，中国正在成为

①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tfscckzlk/zgcjddbty/default.htm> 2006—8—10.

②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tfscckzlk/zgcjddbty/default.htm> 2006—8—10.

③ “中国与外国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一览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a/wjzdyflgz/zgdwdjtyqk/t122296.htm>

④ 蔡鹏鸿：“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世界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0 期，第 37 页。



或已经是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已成为很多美国学者的共识。<sup>①</sup>

与中国逐渐接受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准则相比，美国却对现有秩序日益不满，因为国际机制在事实上会起到限制霸权和强国行为自由的功能。由于建立国际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利益”<sup>②</sup>，当主导性大国认为当前秩序损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试图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中的某些准则和行为规范，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了。

事实上，美国是一系列有关国际武器销售以及裁军条约的破坏者，这些条约包括《渥太华禁雷公约》<sup>③</sup>、《禁止小型武器贸易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生物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防止核扩散条约》等。ABM和CTBT是当代国际不扩散体系的重要基石，破坏这两个条约其实就代表了对整个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基本态度。2002年6月13日，美国退出《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sup>④</sup>，两天后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破土动工了一个旨在保护全国50个州不

① 参见江忆恩 (Alastir. Iain. Johnston), “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 第48—53页。

② Cf. Alan S.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Nation-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本文见于肯尼思·沃尔兹: “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 载于 [美]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主编: 《美国无敌: 均势的未来》, 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47页。

③ 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没有加入。

④ 美国和苏联于1972年5月26日在莫斯科签订, 于同年10月3日生效, 无限期有效, 是美苏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主要成果之一。

受导弹袭击的国家导弹防御基地（NMD）。此举不仅破坏了一个重要的军备控制条约，而且在根本上挑战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在太空非武器化方面的努力。<sup>①</sup> 美国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sup>②</sup>，使得这一条约一直没有生效。而且，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国家相比，美国显然没有多少理由和借口不批准这一条约。但是，正如美国所言，“我们（美国）只相信武力”，“我们（美国）只相信枪支、导弹、炸弹、毒气和细菌”。<sup>③</sup>

在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美国直到1992年才成为《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参加国，而且至今没有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不是《美洲人权公约》和其他重要的人权条约的参加国。美国至今反对《儿童权利公约》，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反对《联合国消除所有反对歧视妇女形式公约》的国家，还反对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拒绝联合国人权委员

---

① 为了确保外空用于和平目的，国际社会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成了一系列旨在控制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条约，如《外空条约》、《月球协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自1982年以来一直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作为议程之一，1985年至1994年连续10年设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联合国也专门成立了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联合国大会每年均通过“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的决议。

② CTBT于1996年签订，生效的重要条件是44个被“指定”有能力或有潜在能力研制核武器的国家必须批准。目前共有161个国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其中77个国家已经批准。而在已批准的77个国家中，只有31个国家在“指定国家”的名单上。中国目前也没有批准。

③ [美]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167页。

会前往调查关塔纳摩虐囚事件。特别是 2002 年，美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因为美国担心国际刑事法院可能被用来审判美国的驻外官员和军人。此举引起美国传统盟国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的强烈不满。在环境保护方面，美国反对关于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其借口则是该条约没有规定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义务。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美国是唯一拒绝签署《保护全球文化权利的新决议》的国家。

表 6 中所列几个在近几年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几个国际公约，从中美两国的态度来看，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态度不够积极，但是并不比美国做得更差。在中国没有加入的 4 个重要国际公约中，美国只加入了 1 项；而在中国加入的 5 项重要国际公约中，美国也只加入了 1 项。

表 6 中美在几个重要国际条约方面的比较

条约名称	中国	美国
渥太华禁雷公约	未加入	未加入
全面核禁试条约	未加入	未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未加入	退出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未加入	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加入	加入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加入	未加入
儿童权利公约 *	加入	未加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加入	未加入

续表

条约名称	中国	美国
京都议定书	加入	退出

\* 世界上只有 2 个国家没有加入《儿童权利公约》。

当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有权利选择是加入还是加入一个国际条约。虽然“规则是根据强国的价值观念制定的，并以歧视的方式应用于弱国的身上”<sup>①</sup>，但只有当这些规则能够满足其创立者的主要利益时，才能继续维持其当前的状态。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发表的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报告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已经临近破产，美国应该另外组织同盟替代之。<sup>②</sup>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行为已经体现出与当代国际秩序之间的极端不协调。而且，美国已经有过颠覆自己所创立秩序的决心和先例，这表明霸权国家往往是自行决定政策变化，很少顾忌自身行为对其他国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另

①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biding Disco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pring 1999, p. 16. 本文见于：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载于 [美]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3 页。

② 又称“普林斯顿计划” (Princeton Project)。参见郑永年：“美国权威报告建议政府组建同盟取代联合国”，<http://news.sina.com.cn/w/2006-10-22/000311298243.shtml>。

外, 根据罗伯特·基欧汉的定义, 霸权国家是指“有能力确保管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并愿意这样做的国家”。<sup>①</sup> 美国一方面在维护自身的力量和国际影响, 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挑战国际关系的原则, 事实上也正在“挑战”自己建立起来的既有霸权体系。

## 五、中美两国的战略意图比较

在世纪之交, 发生了两件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是苏联的和平崩溃,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二是“9·11”事件的爆发, 这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来自落后国家的力量以非对称的方式袭击了霸权国家的国内目标并产生了战略性影响。这两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因国家差异而不同。

对于美国来说, 苏联崩溃使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突出, 使得冷战时期确立的国际秩序不能反映目前的国际格局。美国试图使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真实影响, 不愿意再接受国际制度与规范的限制, 力图凭借其力量扫除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威胁, 建立一个以美国价值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秩序。<sup>②</sup> 另外随着苏联的出局, 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再受到直接

---

<sup>①</sup>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234. 转引自门洪华: “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 《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第79页。

<sup>②</sup>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Sept/Oct., 2002, pp. 44—60.

的威胁。威胁连续性的消失也往往意味着政策连续性的消失，使美国拥有了更多的政策选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9·11”事件的爆发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让美国产生了新的不安全感，使美国感到对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管理”的必要性。但是，现有国际秩序在事实上妨碍了美国管理、改造其他国家的能力，从而使美国产生了挑战甚至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动机。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与美国恰恰相反。苏联的和平解体不仅意味着中国周边一个强大战略竞争者的消失，也表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另外，苏联崩溃的根源也使中国人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强大地位的秘密不仅仅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在于能否提供民众满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品。基于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国家战略：维持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和平局面，与所有可能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充分利用现有秩序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来促进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说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欧盟（欧共体）等的国际地位都有所上升。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崛起了，其他国家也在相应“崛起”，以填补苏联留下的战略空间。在这些国际关系行为体中，很显然，美国的崛起最为显著。然而，尽管美国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行为自由，事实上霸权只是指一种力量和影响优势（preponderance），使得霸权国家比其他国家对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建立和维持有更强大的影响，而不能实现对国际事务的全方位控制。虽然美国拥有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

国际权力，却经常受到以下因素的束缚：核恐怖均衡使得美国无法左右其他大国的政治决策；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代表的国际机制，决定着美国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经济和非传统安全事务上的相互依赖，在赋予美国强大影响的同时，也设定了美国行为的底线。

在军事领域，无论是常规军事领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是非常规领域的打击恐怖主义，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或配合，美国在重大问题上实际很难有所作为。只有在缺少地区性主导大国的情况下，或者美国自己就是地区主导大国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种地区目前只有三个：中东、拉美和非洲。在上述三个地区，由于非洲对于美国基本没有大的价值，所以一向不被美国重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功地直接军事干涉活动和入侵活动几乎都发生在中东和拉美：从海地、格林纳达、海湾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但是在其他地区，包括冷战时期两起重要的军事干涉活动，从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由于得不到地区大国的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都没有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仍然没有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取得行为自由，这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常规军事领域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进步的产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抵消了。虽然美国在核武器等方面的优势一直存在，但是由于核武器的独特性——即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比数量优势不成比例——美国并未获得军事行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需要采取新的战略、占领新的高地，才能有效维护其霸权或强权地位。

表 7 中美两国战略意图比较

	中 国	美 国
国际地位	上升	上升
主要议题	领土完整、国家主权	反恐怖、反扩散
主要途径	维持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的和平	民主化改造、志愿者同盟、发动战争
军事表现	军事现代化，提高投送能力	太空武器化、新军事变革，促进军事霸权
外交政策	国际合作，走向多边主义	巩固同盟关系，必要时不惜单边主义
最高目标	促进国际政治多极化，成为其中一极	建立美利坚帝国
最低目标	经济可持续发展	维持、巩固领导地位和霸权地位

从表 7 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的战略意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传统的主权和经济领域。并且为了发展经济，中国甚至可以暂时地牺牲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些战略性目标。而美国的战略关注则主要与军事力量有关，目前的突出表现就在太空军事化领域，开始不断制定和完善太空战理论和原则。2003 年美国空军提出《2020 年远景规划》，提出“全谱优势”思想，认为只有控制外层空间才能控制地球。2004 年 8 月，美国空军又提出了一个名为“全球打击”的新战略，强调美军要在太空“自由攻击”敌人并免受敌



人攻击，必须装备能携带精确打击武器的军用航天飞机，在 45 分钟内对全球的任何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打击。2005 年 3 月，拉姆斯菲尔德签署新的《国防战略》，指出“空间控制”就是“确保自身空间行动的自由，同时防止对手具备这种自由”的能力，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太空军事化的发展方向。占领了太空高地，不仅能够在技术上主导地面战场，在外交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控制太空就意味着在全球的实时存在（real-time presence）和持续存在（persistence），<sup>①</sup> 这将对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切实的影响，并可能最终打消其他国家挑战美国的信心。

← 避难所

武器化→太空的非军事使用→军民两用系统→军用非武器系统→  
地球-太空武器→太空-太空武器→太空-地球武器

图 4 太空武器化的不同阶段<sup>②</sup>

目前，美国在太空武器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在环绕地球的低轨道中，已经发展到部署地球-太空武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的阶段（参见图 4）。可以预见，由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严重依赖遍布太空的侦察和通讯系统，发展各种保卫措施将导致美国进入部署太空-太空武器的阶段，人类将

<sup>①</sup> 太空提供了 4 个关键性作用：global presence、perspective、precision、and enhanced flexibility. Air Force Document 2-2, *Space Operations*, Maxwell AFB, AL; Headquarters Air Force Doctrine Center, November 2001, p. 1.

<sup>②</sup> Everett Carl Dolman, "Space Power and US Hegemony", p. 9. <http://www.gwu.edu/~spi/spaceforum/Dolmanpaper%5B1%5D.pdf> 2006-8-7.

可能因为美国的挑战而真正进入科幻片中出现过的“星球大战”局面。

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执行进攻性军事战略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不讳言战争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任何大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德国、日本和法国在内，其军事力量都是作为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力量，而不是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冷战结束以后，从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再到阿富汗战争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正在以自己主导的局部战争来重新“塑造”冷战后的国际秩序。1998 年 2 月，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为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看得远。”<sup>①</sup>

所以，尽管几乎所有国家对现有秩序都有不满之处，但改变现有秩序的最强烈愿望却来自美国。<sup>②</sup>“9·11”事件爆发后，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巩固其霸权地位、直至建立一个新型帝国的良好契机。冷战后极力倡导单极权模式的查尔斯·克劳瑟默和威廉·沃尔弗斯分别撰文鼓吹世界已经由美国的“单极时刻”进入美国的“单极时代”，而且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

---

<sup>①</sup> Andrew J. Bacevich and Lawrence F. Kaplan, “Battle Wary,” *New Republic*, May 25, 1998, p. 12. 本文见于：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22 页。

<sup>②</sup> 阮宗泽：“试析布什政府的国际秩序观”，《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11 页。

界长期内将无法撼动。一些后现代派学者则认为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后现代国家”，应该填补欧洲帝国衰落后留下的空缺，通过非领土占有建立一个新型美利坚帝国。<sup>①</sup> 这些论调的基础都是认为目前的国际格局对自己空前有利，并且这种局面有可能消失。于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迫切感“迫使”美国走上试图建立世界帝国的单边主义道路，而维护世界霸权和获得绝对安全则是这种追求的基本前提。也正是因为美国试图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行为，才使美国从一个霸权国家开始堕落为一个强权国家。

但是，在其他国家感到绝对不安全的情况下，绝对安全是不可能通过外交谈判获得的，使用武力也就成为美国符合逻辑的政策选择。<sup>②</sup> 这种逻辑正在给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危险，因为“某人背后一旦拥有强大的、几乎是压倒性的军舰优势，那么就能毫无顾忌地坦白表达其感受了。”<sup>③</sup>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只表明美国的国家战略最终建立在军事威慑之上。“不战而屈之兵”，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军事学说的最高追求，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也成为经常出现的现象。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所言，强国常常可以通过和平的

① 本文见于：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② James Chace, "Imperial America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9, No. 1, Spring 2002, pp. 1—9.

③ Sir E.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ritical Years in the Evolution of Japan*, London, 1921, p. 63. 本文见于：奥特：“萨道义”，载于《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英]杰夫·贝里奇（G. R. Berridge）等著，陆悦磷、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51页。

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弱国或者最后失败，或者被迫采取战争的手段。<sup>①</sup>

由于美国政府遵循具有帝国特征的单极秩序逻辑，并将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建立在美国单边主义、强制性主导、划分战略区域和减少对既定游戏规则的承诺等基础之上，<sup>②</sup> 其行为也引起很多国家的警惕，包括其传统的盟国也在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动机进行反思，并进而反思自己是否要继续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sup>③</sup> 这些都是美国战略意图正在面临着的考验。

## 六、结 语

如果一个大国认为自己在给定的秩序中无法实现其“正当”目标，它就可能变成一个革命性大国，也即现状的挑战

---

① 本文见于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载于[美]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2004, pp. 609—630; Richard Cop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 2000; Martin Walker, “America’s Virtual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9, No. 2, Summer 2002, pp. 13—20. 本文见于：门洪华“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22页。

③ 澳大利亚人就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反思。参见：[http://muse.jhu.edu/cgi-bin/access.cgi?uri=/journals/sais\\_review/v023/23.2beeson.html](http://muse.jhu.edu/cgi-bin/access.cgi?uri=/journals/sais_review/v023/23.2beeson.html) 2006—8—6.

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当有一个国家认为国际秩序或合法性的方式是压迫性的，它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就是革命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在既有体系内调整分歧，而是制度本身……外交就被战争或军备竞赛所取代。”而且，“如果一个社会的合法化原则声称是普世的、唯一的，总之如果其正义概念不包括不同合法原则的存在，它与其他社会的关系将以武力为基础。”<sup>①</sup>而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追求“绝对安全”，这意味着对他国的绝对不安全，只有通过征服的手段才能获得，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帝国。<sup>②</sup>

人们一般认为，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只来自于新兴大国，因为新兴大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将会与现存大国发生冲突。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兴大国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是一种自然的、被动产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来自霸权国家和现存大国改造国际秩序的企图，不仅仅是目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挑战，更是国际关系研究所必须关注的主题，因为这种挑战是主动的、塑造性的、可以改变的。由此，

①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 p. 2, 238. 本文见于：龚洪烈，“基辛格的国际秩序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71页，注[3]。

② H.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London, 1957, p. 2. 本文见于：奥特（T. G. Otte），“基辛格”，载于《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英]杰夫·贝里奇（G. R. Berridge）等著，陆悦璜、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终将动摇现有国际格局，威胁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与压制。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能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的承诺和保证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负担起中国的安全需求，发展自身实力才是安全的最可靠保障。因此，来自中国的挑战，如果应该被称为挑战的话，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与国内政治形态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是中国的善意表达可以解决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国际政治问题。但是，由于中国为诸大国所环抱，缺乏地缘优势，无论经济走向如何，将只能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不会对当代国际秩序构成根本性的挑战。<sup>①</sup>

其次，美国作为现行秩序中的霸权国家，对来自国际规则方面的约束非常不满，同时又担心新兴大国将会从根本上危害美国的既得利益，所以试图通过改造国际秩序的形势延长美国霸权存在的时间，甚至建立美利坚帝国。这种选择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也与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相吻合。“多极—优势（primacy）—霸权（hegemony）—帝国（empire）”是一个秩序演变的逻辑链条。目前，美国试图将自己扮演成当代秩序中的霸权国家，以掩盖其试图对其他国家进行绝对控制的企图。但是不受限制的国际政治权力，正在无限膨胀着美国的权力冲劲。现在，美国并不希望控制当前国际体系，而是希望其本身

---

<sup>①</sup> 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页。

就是这个体系。<sup>①</sup> 这样，不是美国如何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美国自身就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者。<sup>②</sup> 美国的国内民主，并不能取代国际社会民主的重要性；美国国内政治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平衡体系，并不能消除国际社会不平衡的危险。

再次，当代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不是因为秩序内部的规则出现问题，而是秩序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势力均衡，一个失衡的世界要么沦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要么沦落为等级制的帝国体系。但是，“没有权力被认为是自我节制的，征服者的经历证明情况恰恰相反。”<sup>③</sup> 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如果权力失去平衡，不管它是由谁掌握，都会是一种威胁。圣战者为了正义而战斗，民主国家的公民往往也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对的，因为它们是民主的。<sup>④</sup> 一旦将某种模式视为不可挑战的神话或信仰，它就有可能变得与宗教极端主义一样好斗，这

---

① 类似的表达请参见：Gregory D. Cleva,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1.

② [法] 埃曼纽·托德：《美帝国的衰落》，李旦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③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 p. 318. 本文见于：龚洪烈，“基辛格的国际秩序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72页，注[3]。

④ 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载于[美]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39页。

反映着一种海盗与君主之间的逻辑。<sup>①</sup>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屈从于一种看似自我损害的安排，这就意味着一国在物质上的绝对优势可能会破坏其自律性，并可能刺激弱小国家从事非对称性活动。

最后，无论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如何变迁，国际秩序如何转换，即使美国在未来失去目前的“霸权”地位，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也将继续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也将是未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目前的国际格局失衡，是在过去数百年间积累起来的，美国霸权只是西方优势在美国身上的集中与再爆发。很显然，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优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美国将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之梦，去赢得自己的帝国游戏。当然，美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为自己预设一条可以为国际社会接受的、并得到尊重和相应荣誉的道路。

从人类历史几千年的进程来看，任何完美的安全设计往往都意味着对自身的极大冒险；危险和毁灭总是以其通常所做的那样，以人们最意料不到的方式到来。美国的问题其实就是整个世界的问题；美国面临的危险，其实也是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危险。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大，其他国家才

---

<sup>①</sup> 圣·奥古斯丁讲过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问过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敢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艘小船，人们骂我是贼。因为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本文见于：[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叶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1986年初版序言，第1页。



不能将人类的安危系于美国一家身上，才要“协助”美国共同走向一个公正的、多极的、民主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力量不断增强的中国，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日益增强。

##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丁幸豪 上海美国研究所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孙士庆 上海大学军事教研室
-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 李淑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